

## Mahāvamsa Buddhaghosakathā

215. Bodhimaṇḍasamīpamhi, jāto brāhmaṇamāṇavo;  
Vijjā-sippa-kalā-vedī, tīsu vedesu pāragū.
216. Sammā viññātasamayo, sabbavādavisārado;  
Vādathī jambudīpamhi, āhiṇḍanto pavādiko.
217. Vihāramekaṃ āgamma, rattim pātāñjalī matam;  
Parivatteti sampuṇṇa-padam suparimaṇḍalam.
218. Tattheko revato nāma, mahāthero vijāniya;  
“Mahāpañño ayaṃ satto, dametum vaṭṭatī”ti, so.
219. “Ko nu gadrabharāvena, viravanto”ti abravi;  
“Gadrahānaṃ rave attham, kiṃ jānāsī”ti āha taṃ.
220. “Ahaṃ jāne”ti vutto so, otāresi sakaṃ matam;  
puṭṭham puṭṭham viyākāsi, virodhampi ca dassayi.
221. “Tena hi tvaṃ sakaṃ vāda-motārehi”ti codito.  
Pālim-āhā’ bhidhammassa, atthamassa na so’ dhigā.
222. Āha kasse’ sa manto’ ti, buddhamanto’ ti so’ bravi;  
“Dehi me tan”ti vuttehi, “gaṇha pabbajja taṃ”iti.
223. Mantatthī pabbajitvā so, uggaṇhi piṭakattayam;  
“Ekāyano ayaṃ maggo”, iti pacchā tamaggahi.
224. Buddhassa viya gambhīra-ghosattā naṃ viyākaruṃ.  
“Buddhghoso”ti ghoso hi, buddho viya mahītale.

## 《大史》中的佛音尊者

215. 在菩提場附近，有位婆羅門出身的年輕人，  
懂得明咒、技術與辯論，精通三種吠陀。
216. 完全了知宗義，對一切辯論很有自信；  
若在瞻部洲有辯論者，即漫遊去辯論。
217. 來到一間寺院，在晚上以圓滿的文句  
完整地誦出巴丹迦利的思想。
218. 在那裏有一位名為勒瓦答的大長老，  
他知道「這個人有大智慧，我要調伏而轉化他。」
219. 說：「誰在以驢般鳴叫？」  
答言：「你知道驢叫的意思是什麼嗎？」
220. 他答道：「我知道。」而讓他知道自宗的缺點，  
他解說每一個問題，使他見到矛盾之處。
221. 他反詰說：「讓我知道你自宗的學說。」  
他說出阿毗達摩的聖典，但他不能悟得其意。
222. 「誰說的聖言？」回答說：「佛陀的聖言。」  
他說：「請把它傳授給我！」「出家後才學取它。」
223. 為了聖言，他出家後學習了三藏。  
之後他瞭解到「這是一行道。」
224. 猶如佛陀甚深的聲音一樣優美，  
因其音聲而稱為「佛音」，就如地上的佛陀。

225. Tattha ñāṇodayaṃ nāma, katvā pakaraṇaṃ tadā;  
Dhammasaṅgaṇīyā'kāsi, kacchaṃ so aṭṭhasāliniṃ.
226. Parittaṭṭhakathañceva kātuṃ ārabhi buddhimā;  
Taṃ disvā revato thero, idaṃ vacanam-abravi.
227. Pālimatta-idhānitaṃ, natthi aṭṭhakathā idha;  
Tathācariyavādā ca, bhinnarūpā na vijjare.
228. Sīhaḷaṭṭhakathā saddhā, mahindena matīmatā;  
Saṃgītittayamārūḷhaṃ, sammāsambuddhadesitaṃ.
229. Sāriputtādīgītañca, kathāmaggaṃ samekkhiya;  
Katā sīhaḷabhāsāya, sīhaḷesu pavattati.
230. Taṃ tattha gantvā sutvā taṃ, māgadhānaṃ niruttiyā;  
Parivattesi sā hoti, sabbalokahitā vahā.
231. Evaṃ vutte pasanno so, nikkhamitvā tato imaṃ;  
Dīpaṃ āgā imasseva, rañño kāle mahāmati.
232. Mahāvihāraṃ sampatto, vihāraṃ sabbasādhunaṃ;  
Mahāpadhānagharaṃ gantvā, saṅghapālassa santikā.
233. Sīhaḷaṭṭhakathā sutvā, theravādañca sabbaso;  
“Dhammasāmissa esova, adhippāyo”ti nicchiya.
234. Tattha saṅghaṃ samānetvā, “kātuṃ aṭṭhakathā mama;  
Potthake detha sabbe”ti, āha vīmaṃsitaṃ sa taṃ.
235. Saṅgho gāthādvayaṃ tassā' dāsi “sāmatthiyaṃ tava.  
Ettha dassehi taṃ disvā, sabbe demā”ti potthake.

225. 他在那裏寫了名為《生智》的論書之後，  
又為《法集論》寫了註解《殊勝義》。
226. 這位勤勉的、有覺慧者又想寫《護衛經義註》。  
勒瓦答長老見此之後，說了這些話：
227. 「這裏只有巴利聖典，卻沒有義註，  
如實的阿吒利亞之說於此已中斷不存在了。
228. 新哈勒的義註是可信的，由賢慧的馬興德，  
經三次結集而傳來，由全自覺者所教導，
229. 及沙利子等所誦出，探求論說之道後，  
已寫成新哈勒語，在新哈勒人中流傳。
230. 你去那裏後聽聞它，再把它翻譯為馬嘎塔語，  
為一切世間帶來利益。」
231. 如此說後生淨信的他，由此離開之後，  
來到[蘭卡]島，此時正是大名王[在位]時期。
232. 到達了大寺，一切的住眾皆是善人。  
去到大勤行堂，在僧護的跟前
233. 聽聞新哈勒的義註及一切上座說之後，  
確定了「這才是法主的本意。」
234. 他齊集那裏的僧眾後說：「我想要寫義註，  
請把所有的書都給我。」為了考驗他，
235. 僧眾給他兩首偈頌：「以你的能力在此闡明它，  
我們看過後會把所有的書給你。」

236. Piṭakattaya' mettheva, saddhiṃ aṭṭhakathāya so;  
Visuddhimaggaṃ nāmākā, saṅgahetvā samāsato.
237. Tato saṅghaṃ samūhetvā, sambuddhamatakovidam;  
Mahābodhisamīpamhi, so taṃ vācetu mārabhi.
238. Devatā tassa nepuññaṃ, pakāsetuṃ mahājane;  
Chādesuṃ potthakaṃ sopi, dvattikkhattumpi taṃ akā.
239. Vācetuṃ tatiye vāre, potthake samudāhaṭe;  
Potthakadvayamaññampi, saṅṭhāpesuṃ taḥiṃ marū.
240. Vācayiṃsu tadā bhikkhū, potthakattayam-ekato;  
Ganthato atthato vāpi, pubbāparavasena vā.
241. Theravādehi pālīhi, padehi byañjanehi ca;  
Aññatthattam-ahū n'eva, potthattakesupi tīsupi.
242. Atha ugghosayī saṅgho, tuṭṭhahaṭṭho visesato;  
“Nissamsayā'yam metteyyo”, iti vatvā punappunam.
243. Saddhiṃ aṭṭhakathāyā'dā, potthake piṭakattaye;  
Ganthakāre vasanto so, vihāre dūrasaṅkare.
244. Parivattesi sabbāpi, sīhaḷaṭṭhakathā tadā;  
Sabbesaṃ mūlabhāsāya, māgadhāya niruttiyā.
245. “Sattānaṃ sabbabhāsānaṃ, sā ahoṣi hitāvahā;  
Theriyācariyā sabbe, pālīṃ viya ta'maggaḥam.
246. Atha kattabbakiccesu, gatesu pariniṭṭhitim;  
Vandituṃ so mahābodhiṃ, jambudīpaṃ upāgamī'ti.

236. 他乃攝取三藏連同義註的精要，  
寫成了《清淨之道》。
237. 他集合那裏通達正覺者所覺的僧眾，  
在大菩提樹旁邊開始宣讀它。
238. 諸天為了讓大眾知道他的聰敏，  
把書藏匿起來，但他又寫了第二、第三次。
239. 在第三次想宣讀演說書時，  
其他兩本書仍然放置在那裏。
240. 在宣讀時那裏的比庫們把三本書集在一起，  
其義竟也前後聯結。
241. 在三本書中甚至沒有與上座部聖典的句與文，  
有意思不同之處。
242. 僧眾感到滿意，然後高呼：  
「這無疑是美德亞！」如此再三地說。
243. 把三藏連同義註之書都給他，  
他住在遠離塵囂的甘他咖拉寺。
244. 於是他翻譯所有的新哈勒義註  
為根本之語——馬嘎塔語。
245. 他為諸有情的一切語言帶來利益，  
上座部的所有阿吒利亞們皆如聖典一般學習它。
246. 他在完成了應作的工作之後，  
為禮敬大菩提樹而去了瞻部洲。

## 佛音尊者與義註

《大史》(Mahāvamsa)是斯里蘭卡一部重要的史書，以史詩的方式記述了從西元前六世紀至西元十八世紀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是研究古代斯里蘭卡王統史和佛教史甚至早期印度佛教史的最主要的參考書之一，被斯里蘭卡人尊為國寶。

根據《大史》的記載，佛音<sup>1</sup>尊者出生中印度菩提場(BodhGayā,布德嘎亞)附近的婆羅門家庭。青年時期遍學明咒、技術與辯論，精通三種吠陀，並瞭解當時印度各種宗派的學說。擅長辯論，經常到印度各地漫遊，尋找辯論對手。

有一天，他來到布德嘎亞附近一間新哈勒(Sinhalese,僧伽羅)的寺院，在那裏宣讀印度教瑜伽派大師巴丹迦利(Pātañjali,《瑜伽經》的作者)的學說。住在這座寺院中的勒瓦答大長老(Revata Mahāthra)聽了之後，很賞識他的聰明和才華，有心想要轉化他。於是，大長老指出了其論點的矛盾之處。當他要求大長老談談自己的學說時，大長老跟他宣講阿毗達摩，但他卻不明白，因此希望能夠學到它。大長老要他出家後才教他。為了學習佛教法

---

<sup>1</sup> 有人把「佛音」翻譯為「覺音」，但從其「音聲如佛」的命名原由來看，這種翻譯並不準確。

義，他出家了，並從大長老學習三藏。因為他的聲音猶如佛陀一般優美，所以稱他為「佛音」(Buddhaghosa)。

之後，佛音在那裏寫了一本叫《生智》(Ñāṇodaya)的論書，又為《法集論》寫了註解《殊勝義》(Aṭṭhasālinī)。當他又想寫《護衛經義註》(Parittatṭhakathā)時，勒瓦答長老對他說：「這裏只有巴利聖典，但卻沒有義註<sup>2</sup>，如實的阿吒利亞(ācariya,阿闍梨,老師)之說於此已中斷不存在了。三藏的義註只保存在蘭卡島，它們是可信的，是依循佛陀的教導，並由沙利子(Sāriputta,舍利弗)等諸弟子們所解釋，由賢慧的馬興德(Mahinda)阿拉漢繼承三次聖典結集的傳統而帶過去。現在它們都被寫成新哈勒語，在新哈勒人中流傳。你去到那裏後要認真學習，然後再把它翻譯為馬嘎塔語<sup>3</sup>，這將能為世間帶來很大的利益。」

南傳上座部佛教相信，佛陀講經說法時所使用的語言是當時中印度馬嘎塔國(Magadha,摩揭陀國)一帶的民衆方言——馬嘎塔口語。這種語言在西元前3世紀的阿首伽王(Asoka,阿育王)時代即隨著到斯里蘭卡傳播佛教的馬興德阿拉漢而傳到斯里蘭卡，並一直流傳到今天。

---

<sup>2</sup> 義註：巴利語 aṭṭhakathā，由 attha (義,意義)+ kathā (論,論說)兩詞構成。為解釋三藏聖典的文獻。

<sup>3</sup> 馬嘎塔語 (Māgadhāna nirutti,摩揭陀語)：又作「馬嘎底語」(Māgadhika, Māgadhī)或根本語(Mūlabhāsa)。

由於新哈勒人原先就有了自己的語言，當以馬嘎塔語為媒介語的上座部佛教傳播到斯里蘭卡之後，這種語言就只是作為傳誦三藏聖典之用，因此馬嘎塔語又被稱為「巴利語」。「巴利」(pāli)一詞本是指聖典、佛語、三藏，以區別於作為解釋聖典的文獻——義註(atthakathā)和複註(tīkā)。所以，「巴利語」的原意也即是「佛經語」「聖典語」。當出現了文字的佛經來代替口頭的傳誦時，斯里蘭卡的長老們又用新哈勒字母來音譯三藏聖典，並刻寫在棕櫚樹葉(tāla patta)上。

在印度，隨著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復興，作為婆羅門雅語的梵語得到了全面的推廣應用，佛典的梵語化也在佛教內部全面展開。在佛音尊者的時代，巴利語佛經已在印度本土逐漸佚失乃至銷聲匿跡，只有在斯里蘭卡的新哈勒佛教仍然堅持使用這種古老語言的三藏聖典。

在大名王在位時期(Mahānāma,409-431年)，佛音尊者渡海來到蘭卡島，住在大寺。他師從僧護(Saṅghapāla)長老學習新哈勒的三藏義註及一切上座部學說。掌握了這些法義之後，他想用馬嘎塔語為三藏編寫義註，希望大寺的僧眾能夠把所有的書都給他做參考。僧眾們為了考驗他的能力，從《相應部》中選出兩首偈頌叫他嘗試解釋。於是，他攝取巴利三藏及其義註的精要，以戒、定、慧三學為綱要，寫成了偉大的禪修鉅著《清淨之道》

(Visuddhimagga)<sup>4</sup>。

僧眾們對他的這部論著感到滿意，很賞識和信任他，甚至尊稱他為「美德亞」(Metteyya,彌勒)，並把三藏和義註書全部都給他。於是他移居到甘他伽拉寺(Ganthakāra vihāra)，開始組織把所有由新哈勒語寫成的義註翻譯為根本語——馬嘎塔語。

佛音尊者在完成了義註的翻譯工作之後，回去祖國印度朝禮大菩提樹。

除了《清淨之道》之外，由佛音尊者組織編譯的三藏義註主要如下：

1. 《普端嚴》——律藏義註
2. 《疑惑度脫》——兩部巴帝摩卡註
3. 《吉祥悅意》——長部註
4. 《破除疑障》——中部註
5. 《顯揚心義》——相應部註
6. 《滿足希求》——增支部註
7. 《勝義光明》——小誦註
8. 《法句註》

---

<sup>4</sup> Visuddhi-magga,直譯為「清淨之道」，但葉均居士把它譯為「清淨道論」。依上座部佛教的傳統，《論藏》只有七部，而這部著作的性質屬於義註，並不屬於論。「論」一字乃葉均所加。

9. 《本生註》
10. 《殊勝義》——法集論註
11. 《去除愚癡》——分別論註
12. 《五部論註》——其餘五部論典的合註

義註起源於佛陀在世時弟子們對佛陀教導的解釋，如收錄於《中部》的《法嗣經》、《諦分別經》、《應習不應習經》等，即是沙利子尊者詳細解釋佛陀簡短開示的經典。佛陀入滅後，諸聖者、大長老們繼續對三藏聖典進行註解詮釋，這些註釋文獻即是上座部佛教的「義註」，它們是上座部佛教歷代長老大德們傳承佛陀教法的禪修精要和智慧結晶，也是對巴利語三藏聖典最為權威的解釋。當能夠背誦巴利語三藏的馬興德阿拉漢到斯裏蘭卡傳播佛教時，也把這些三藏的義註一併傳到了斯裏蘭卡。不過，為了學習和理解的方便，這些義註被寫成新哈勒語，用新哈勒語來流傳，直到佛音尊者去斯裏蘭卡後才把它們重新翻譯為巴利語。

從佛音尊者所編譯的義註中可以知道，他在編譯巴利語三藏義註時，曾參考了許多斯裏蘭卡大寺派所傳的新哈勒語古義註，比如《大義註》(Mahā-atthakathā)，《古倫地註》(Kurundī)，《Mahāpaccariya 註》等。不過，當巴利語新義註出現之後，這些新哈勒語古註也逐漸佚失了。

從《大史》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得知，佛音尊者去蘭卡島只是把新哈勒語的三藏義註翻譯成巴利語而已。他的成就得到了當時保守而且嚴謹的大寺派僧眾們的一致承認和肯定，甚至「上座部的所有阿吒利亞們皆如聖典一般學習它。」而佛音尊者本人也曾說過：「自己的意見是最沒有威信的，它只有在符合經中義理時才能被接受。」(《長部註》)

不過，現在有許多佛教學者甚至僧人<sup>5</sup>都認為義註是佛音尊者所寫的，個別人甚至批評說他寫的義註偏離了佛陀的本意。然而，有一項不容否定的事實是：蘭卡的大寺是歷來是個很保守傳統的佛教部派，佛音尊者住在蘭卡的那個年代，正是保守的大寺派與開放的無畏山派相持不下的年代，大寺派必定對所有的異見新說採取極謹慎的態度。<sup>6</sup>假如佛音尊者是個信口開河、標新立異的人，那麼，不但他的著作不可能得到大寺僧眾們的尊重，就連他本人能不能被大寺所接納也成問題。

<sup>5</sup> 否定義註的人基本上可以分為四類：1.原始佛教學者；2.北傳阿含學者；3.某些受過西方現代教育者；4.只強調修行而忽視教理者。

<sup>6</sup> 中國旅印求法的法顯法師正好也於此間(西元411-412)在斯里蘭卡居住了兩年。在其《高僧法顯傳》中記載：「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城南七裏有一精舍，名摩訶毘可羅，有三千僧住。」從法顯在蘭卡獲得彌沙塞律藏等可知，他並非居住在大寺。

另外，其時大寺多有飽學碩德、耆宿高僧，佛音尊者作為一名年輕（至少戒齡不會太高）的外國僧人，若不是因其語言優勢（來自印度）及翻譯天賦，想要得到大寺派僧眾的一致認同幾近神話。

批評佛音尊者和義註的人多數並不曾完整系統地學習巴利三藏，更不曾從阿吒利亞處接受傳統之教。他們只是憑著對佛法的滿腔熱情和對教理的一知半解，用自己的經驗和觀點來理解、闡釋經典。這種做法其實是在自我作古。我們只要反觀那些否定義註的人，當他們在闡釋經典或教導禪修時，到底是依據傳統，還是依據自己的經驗和主觀理解呢？<sup>7</sup>從一個僧團或一名比庫對待義註的態度，就可以看出其是傾向於傳統還是傾向於革新，是注重經論還是注重經驗。<sup>8</sup>

因此，對佛音尊者和義註的批評，也只是一種無視歷史事實、脫離上座部佛教傳統的做法。

---

<sup>7</sup> 在泰國當代有個曾惡意批評佛音尊者和《清淨道論》的比庫，在他的一本關於修習入出息念的專著中，卻連篇牘累地參考和引用《清淨道論》。想詳細解釋佛法深義卻又否定義註者，要麼走向經驗主義，要麼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

<sup>8</sup> 當前各上座部佛教僧團對待義註的態度略有不同。緬甸僧團自古以來就有重視義註的傳統。斯里蘭卡佛教因近代曾出現過斷層，故有些受西式教育者反對義註，但許多傳統的僧團仍然重視義註。泰國僧團在傳統上也尊重義註，但由於華人接觸較多的是近百年來才興起的森林派，故誤認為泰國佛教普遍不注重義註。